

他们为何如此胆怯

文 / 史鉴

【明慧网】清代梁恭辰在《北东园笔录初编》中记载了这么一件事：

“林翰云先生是中乾隆甲寅榜的副榜贡生，因此与家大人有同榜的交情。他在甲子年举人大挑中被选为二等教职候补后回乡，当时家大人在山东做官，就邀他留在署中，教我们兄弟几个读书。林翰云先生工于写八股文，善于讲授，能让人听的不知疲倦。惟独他的胆子太小，尤其怕雷，一听到雷声就神色大变，只有坐在室内战战兢兢的份。更可笑的是，如果在人多的场合，他一定急忙挪动位置，设法一个人立在无人的空处，才长出一口气。”

“众人诘问他其中缘故。林翰云先生摇头笑道：‘我三十岁以前，还不至于这么胆小。有一天我从福州坐船去连江，同舟十多人。其中有父子俩人相互争吵辱骂，后来儿子恶狠狠的声音越来越大，他父亲怕儿子动手赶紧躲到后舱不敢出声，儿子却仍然余恨不消，嘴里恶毒的言语骂个不停，同船人都敢怒不敢言。突然，一声霹雳从船桅向下击来，那个逆子立刻被击毙，船桅也被震断，船在激流里摇晃旋转，几乎倾覆。当时我吓的已经魂飞魄散，半天才苏醒过来，从此好象胆碎掉一样。我之所以一定要闪到无人的空处，是因为心有余悸，还怕在恶人遭到恶报的时候被连累啊！’”

俗话说：“天打雷劈”，恶人遭恶报的方式之一就是遭雷劈。在天公近在咫尺的雷霆震怒下，即便再无法无天的恶人，此时也变的魂飞魄散。难怪林老先生会心惊胆碎。让我们看看迫害善良法轮功学员时猖狂嚣张的恶人，他们在遇到雷劈时，又是怎么表现的。

2002年，某地“610”（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把法轮功学员非法关押在市郊的一栋大楼里办洗脑班，疯狂的用各种软硬兼施的手段迫害大法弟子。

“610”人员住在大楼顶层最边角的房间，其余整层全是空的，平时不准任何人上去。大楼大堂门前摆放着两个巨型花盆，直径有1米多，如八仙桌大小，上面种着巨型的铁树，据说可以消灾解难保平安。一天晚上，“610”人员召集所有看管大法弟子的单位、街道、派出所的协助洗脑人员在他们的房间里开秘密会议。

突然，雷鸣电闪，大雨滂沱，霹雳的闪电夹着隆隆的雷声不断的向“610”住的楼角方向打，一个比一个大，一个比一个强，最后，一个雷电劈到他们房间的窗户上，窗户冒出火花，雷声震耳欲聋，吓得所有洗脑人员惊叫，赶快逃到下一层。没想到，雷又打到下一层，强烈的雷电不断向大楼打，象要把楼劈开似的，洗脑人员乱作一团，整栋楼都是他们的尖叫声。最后洗脑人员全都跑到底层大堂站着，惊魂未定，一个滚地雷夹着巨大的火球将大门前的一个巨型花盆和铁树掀起，打到几米远，所有人吓得目瞪口呆，不知再往哪儿逃好了。

不知谁说了一句，还是到法轮功的人那儿好，协助洗脑人员立即都跑回到自己看管的法轮功人员的房间，“610”人员这时顾不上跟共产党战天斗地了，也跟着躲了进去。看到大法弟子都非常安稳祥和的坐在自己的房间里，他们感到惊讶不已，问：“你们不怕吗？”回

蒙阴真言

山东临沂 第21期 2010年9月30日

答几乎都是一样“不怕”。协助洗脑人员紧紧挨着大法弟子坐下，自言自语的说：“这个雷好象跟着我们打，还是坐在法轮功的人身边最安全。”

后来雷电渐歇，人也该就寝了。协助洗脑人员还可以睡在大法弟子旁边壮胆，“610”人员可是有苦难言。他们晚上不敢住，借口说要开会，暂停洗脑一周，就连夜冒雨回城，逃离了这块危险之地。

让我们再来看看折磨人不叫行恶，而叫嚣“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共警察，在天公震怒时，他们还敢不敢叫嚣“共产党就是天，共产党就是法律，我现在就叫你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

刘传东，42岁，淮北监狱5监区教育股长，专门负责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该人既伪善又凶残。外表和气，内心狠毒。曾持续电击一位法轮功学员4个多小时，强迫法轮功学员曝晒了一个多星期。在淮北监狱被酷刑折磨致死的山东莱州市电视台记者、主持人李光，经常被刘传东电击摧残。不明真相的人们怎能想象的到，刘传东这个披着党文化“春风化雨”画皮的“教育者”，真实面目竟然是欠下人命的虐杀恶魔！

2005年5月22日傍晚，刘传东骑摩托车到监狱值班，路过存放李光遗体的淮北监狱医院门口时，天空中突然亮起一道闪电！做恶时不怕报应的刘传东这时邪胆不见了，他本能的扭转车头想躲避，没想到却一头撞在监狱私设的路障上，昏死过去。刘当时违反交通法规没戴头盔，抬到医院时，医生检查发现刘的半张脸已被撞烂，鼻子没了，脑浆迸裂。刘传东生不如死般捱了5天后断气死亡。刘传东的暴死对淮北监狱的警察震动很大。大约一个月之后，下了一次急雨，雷电大作。淮北监狱5监区的部份电话、电视等电器被击坏，供电系统一度瘫痪。在一片黑灯瞎火、电闪雷鸣中，平时不可一世的警察们表现出极其恐惧，多人战战兢兢四处躲藏。

参与迫害的人，你想过没有，共产党能战胜神佛吗？共产党能抵挡着住天怒神愤吗？共产党说报应不存在，报应就真的不存在吗？共产党说可以行恶，人就真的可以行恶而不会遭报应吗？共产党再拍胸脯、扯嗓门，它能保证你今后的幸福平安吗？共产党为利用人而许下的诺言，可曾对谁真正兑现过？人世间不是谁有电棍、手铐谁就可以肆意行凶的乐园，善恶有报才是真正的天理！

不需你多少时间，只要你握好机缘，
天象大变中共灭，退党团队保平安；
不需你投入资源，只要你拥有善念，
善待法轮功一念，天赐善良福无限。

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六一零的罪行

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六日，山东省蒙阴县“六一零”（专司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凌驾于公检法之上，寄生于各级政府）与公、检、法、派出所、各基层单位等部门，以所谓“回访”的名义到法轮功学员家中翻找所谓的证据，抢夺了多名法轮功学员家中的大法书籍等私人物品，并绑架法轮功学员。

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六日，家住一小家属院的法轮功学员张爱忠，女，56岁，被蒙阴恶警、610非法抓捕。

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六日，山东省蒙阴县坦埠镇大法学员石增友被恶人绑架，现不知关在哪里，下落不明。

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六日，山东省蒙阴县蒙阴镇法轮功学员李宗平遭恶人绑架。他身患残疾，妻子体弱，家境贫寒，修法轮大法使这一家获的了新生。可邪党怕的要死，恨的要命，恐怕好人多，对李宗平夫妇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就三番五次的遭绑架骚扰。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十日李宗平夫妇双双遭恶警绑架，家中的电视机、影碟机等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恶警抢走，录音机被恶警当场摔坏，并抢走现金二百元。李宗平被非法关押在县看守所一个月，其妻子王法凤则被非法关押一个多月后于二零零八年一月二十八日被当地恶警劫持到山东省第一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

二零零八年五月九号，李宗平再次被巨山派出所警察非法抄家并绑架。他被非法关押在蒙阴县看守所一个月后无罪释放。

二零零八年十月三十日早七点，蒙阴县四名恶警（姓名不详）跳墙砸门闯入李宗平家，劫持到蒙阴镇刘官庄派出所关到下午一点，无任何理由送往山东淄博王村劳教所。时间不长，无罪释放。

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六日上午八点钟左右，在山东省蒙阴县，身着便衣的蒙城派出所警察及蒙阴县国保大队警察突然闯进现年五十八岁的法轮功学员公丕建家中，抢劫行凶。公丕建家中一台笔记本电脑、节能莲花灯、价值五千元钱的mp5、mp4、mp3被警察掠夺走，公丕建被两个便衣强行架着劫持到车上带走。现公丕建被非法关押在蒙阴县看守所。

公丕建被非法劫持后，其妻子和女儿到蒙阴县蒙城派出所（已迁到原蒙阴县监管大队）询问公丕建的情况，蒙城派出所说没见过此人，让他们母女到县“六一零”。公丕建的妻子和女儿赶到县“六一零”要见公丕建，县“六一零”人员做贼心虚说不知道有此事。她们母女只好又到了蒙阴县监管大队（已迁到原七零一矿）打听情况。

在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十余年的迫害中，原在山东省蒙阴县粮油公司工作的公丕建七次被劫持入看守所，两次被非法劳教，一次被非法判刑，他的退休金被扣发近

四年，他曾遭受过“死人床”四副手铐和一副脚镣把双手和双脚铐整整十四天、“大鹏展翅”吊铐七天七夜，等酷刑折磨。

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六号，山东省蒙阴县邪党公安、六一零伙同野店镇邪党六一零头目王相华、派出所恶警彭涛等人，分组对法轮功学员非法骚扰、查抄，砸锁撬门似强盗，违法入室四处找。偷走现金二千元，抢走书籍和资料。电话号码被窃走，身份证等被拍照。有的学员被逼走，有的学员遭绑票。

仅东坪村就有两位法轮功学员有家不能归，村邪党书记公佩营领着恶警、歹徒，三天两头不断的骚扰家人寻找，搞的四邻不安，鸡犬不宁。两位法轮功学员遭到绑架，一个是王玉凤，一个是包佩兰；多家遭到洗劫。

桑子峪村法轮功学员包西爱也遭到歹徒的绑票。这次遭到非法抓捕的学员，被蒙阴县拘留所勒索家人五百五十元，还遭到县公安恶警、六一零的歹徒狼狈为奸敲诈勒索巨款。上千上万元不等，利用卑鄙的手段搜刮善良人的血汗钱，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善恶必有报，谁也逃不掉。

有的转到县非法组织六一零黑窝，有的转送临沂市非法组织六一零黑窝，遭到惨无人道的非法迫害。

近息，二零一零年九月十三日法轮功学员李宗平、张爱忠、类维凤，被非法劫持到临沂市洗脑班。

“六一零”人员非法闯入合法公民家中，肆意掠夺物品，非法抓捕善良的公民，这对善良的迫害定遭天谴和人间法律的制裁。

蒙阴县所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警、610恶人：，以及所有还在帮中共邪党迫害善良的人，你们要知道善恶有报是天理天灭中共是即将到来的现时，你们不要看你们现在生活得好，认为中共邪党“撑腰”。今天正告你们，如再不停止迫害法轮功，到报应来时就已经晚了。

奉劝那些仍在为中共邪党卖命的警察，“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天理。为了你和你家人，请善待法轮功学员，挽回你造成的损失，弥补你的罪过，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



国际快讯：

手沾血腥 湖北六一零头子来台被告



■湖北省“六一零组织”头子杨松九月二十日下午搭机抵达台湾桃园国际机场即接到法轮功学员控告其违犯“残害人群罪”的诉状。诉状被迅速递送到他的手中，杨松害怕的将诉状丢开，随后，快步逃离上车。